

一淋

/ 著
YI LIN
ZHU

根与藤

(上集)

在你所遇到的
众多人中，
总有一个人
是上帝
派他到你身边的。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著
YI LIN
ZHU

根与藤



在你所遇到的
众多人中，
总有一个人
是上帝
派他到你身边的。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根与藤 / 一淋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68-5983-7

I. ①根… II. ①一…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88371号

根与藤

一 淋 著

责任编辑 王志刚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展 华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789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83-7

定 价 28.00 元



提起新加坡，人们第一句话就是：新加坡很小。可
我在新加坡居住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它小。也
许是因为它孕育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四大种族，这四大种
族就像四条蜿蜒的小溪，不停地流淌着，述说着他们的
故事……

如果你想要飞，就要寻找翅膀

婚姻就像一间透明的玻璃房，有时你以为它不存在了，当你要走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它坚挺地挡住你的去路，如果你不毁掉它，它永远存在，如果你想毁掉它，易如反掌。



“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我每天都问自己这个问题。于是传来一个声音：

拿起彩笔吧

它触到哪里

哪里就万紫千红

我拿起了一根长长的彩笔，一不小心，触摸到了人们灵魂的深处。于是这里就有了恶魔和地狱；当然也有天使和彩虹……

目 录

第一章 抚摸心底的伤口	1
第二章 灵 犀	14
第三章 时间化成土壤	28
第四章 谁来检验人类的灵魂	39
第五章 揉进泪里的感受	50
第六章 希望他是一张王牌	61
第七章 滴入沙漠里的芬芳	71
第八章 常青藤在蔓延	81
第九章 你的钥匙打不开我的快乐	92
第十章 听听心灵的声音	104
第十一章 我的爱被深深地埋葬	120
第十二章 谁来买单	130
第十三章 那是一首未演奏的乐曲	144





第十四章	生活需要精雕细刻	158
第十五章	是什么把生和死连接起来的	167
第十六章	抬头看看太阳.....	180
第十七章	眼中的笑容	193
第十八章	心灵没有外衣.....	206
第十九章	拥抱月亮.....	218
	梦里异艳读着 Mr Chua 写给她的信	230

第一章 抚摸心底的伤口

提起新加坡，人们第一句话就是：新加坡很小。可我在新加坡居住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它小。也许是因为它孕育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四大种族，这四大种族就像四条蜿蜒的小溪，不停地流淌着，述说着他们的故事……

几个月来，异艳头一次上班的欲望这样强，天还没全亮，她就来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高高低低的文件柜全是朱古力色，紧紧地靠在白色的墙壁上，就像劣等橡皮擦留在白纸上的痕迹，不清不楚，糊里糊涂，在朦朦的光线里那张纸似乎又飘到很远，屋里越发显得灰蒙蒙，空空如野。

异艳快速地按开自己座位上的灯，灯光下记事板上的几个字跃然而现：“中国人和印度人又打架了。”





异艳皱一下眉头，凝视着那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猜测那个中国人是谁……

“蹬、蹬、蹬……”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异艳下意识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让她辨别出是 Mr Chua——老板的弟弟。说话像打雷似的，整天黑着脸，好像谁欠他棺材板钱没还似的。异艳给他起个绰号叫“冰山上的来客”，那张脸就和冰山一样，僵硬而平滑，不带有任何色彩。

他进来了，还是穿着那件半旧的工作服，黑黑的眼球往异艳这边一扫，粗粗的两眉之间立刻形成一个问号，对异艳来得这样早表示不解。

异艳低着头写着画着。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她：凡是有头有脑的人进来，你就假装忙工作没看见他。如果他说“早安”，你就瞪大眼睛，露出他好像刚从地下钻出来似的神色，然后带着千分的欣喜，万分的热情放开声量地说：“早安、早安”，多说一个“早安”，他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如果他不说话，你也就因工作忙搪塞过去了。

Mr Chua 属于后者，一句话也没说，挺胸抬头，本

已魁梧的身材越发显得威风凛凛。

“抖什么呀！”异艳心里骂道。

“趺拉趺拉……”管工阿发走到门口，停住了，右手扶着门框，等 Mr Chua 坐下来，他才开口：“Mr Chua，中国人和印度人又打架了。”说完他半低着头，等 Mr Chua 回话。

人家都讲报喜不报忧，大清早的，谁愿意讲这种丧气话。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旦打起来，你必须上报，这可不是小事情，这是在新加坡。

“知道了。”Mr Chua 重重地抛出三个字。没等这三个字落地，他又开口了。

“我要杀掉他们。”Mr Chua 的声音足足有八十分贝，震得周围的空气都在颤抖。他讲“杀”字时，一定是咬着牙说的，听得出来气流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这是他的口头禅，对谁不满意就是“杀掉他”。

异艳断定 Mr Chua 的前世一定是个屠夫。

异艳连头都没转，她已经见怪不怪了。来这个公司半年多了，如果说异艳能看他几眼的话，全都是他的衣服熨得好。听说他家找个经过培训的女佣，别的做得怎





样不知道，衣服熨得的确到位，既没有亮光光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压线。工作服在他身上都能放出时装的光彩。要不是 Mr Chua 长着这张要账的脸，异艳早就请教他家女佣了。

办公室里总共有六个人，六盏灯。现在只亮两盏，门口这盏是供异艳用的，最里边对角处那盏是照 Mr Chua 的，整个五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办公室像是沿着对角线折起来往上提。

“咔嚓”又亮一盏，是阿明的。

Mr Chua 的脑袋里似乎有了定位系统，他连头都没抬就开口了：“阿明，我下午两点有个 meeting。”他讲话永远是命令的口气。

阿明人还没走到座位，工作就到了。他黑着脸，意思是：做工的铃声没响，你就不应该讲工作的事。Mr Chua 不管这些，他只管讲话，别人的表情与他无关，他仍然低着头写他的“经书”。

阿明是 Mr Chua 的助理，头发胡子都白了一半，六十多岁了，孩子都赚钱了，他来工作是为了打发时间，这一点着实让人羡慕——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呀！

“咚、咚、咚”有人敲门。异艳心想：门也没关呀。抬头一看是印度人 Guto，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口，空洞洞的眼睛直冲着 Mr Chua，说起话来，嘴张不大，舌头在里面搅来搅去，呜噜呜噜，好像含着一块糖：“I'm sorry, Mr Chua; I'm sorry。”一定是打架的那位，听阿发讲 Mr Chua 要“杀掉他”，害怕了，来求情，这是常事。Mr Chua 讲“杀掉”的意思是开除他。

“你知道你来新加坡做什么吗？”Mr Chua 的雷声开始轰炸这个办公室了。“是来做工的，OK？不是来打架的，OK？……”他伸出右胳膊，食指指着 Guto，身体笔直地站着，尖锐的视线经过食指直射到 Guto 的眼睛里。

他的这个姿势，在异艳的脑袋里早已钉在十字架上了。

Guto 不停地鞠躬，每鞠一次躬说一句“OK”。

他抖抖地站在那里，目光已退缩到千里之外。

“Go！”Mr Chua 恨恨地说，翻译成华语是“快走”还是“滚”？异艳拿不准。

Guto 低着头哭丧着脸悄悄地走了。

这里是公司的生产加设计科室，是整个公司最嘈杂的办公室。现在静下来了，只能听见阿明开抽屉开橱的





声音，他在准备 Mr Chua 开会用的文件。

“Mr Chua，TT10 的图纸在哪里？”

“问 Summy。”

Summy 来自于南印度，皮肤黑黑的，别人都叫他“黑锅”。让异艳不解的是 Summy 竟欣然接受这个绰号。他常常是仰头来、低头回。他的上司太多了，被骂已是家常便饭，对他来说，晚间的睡觉就是补充自尊。

Summy 满面春风地刚走进来。销售助理 Jack 就“咣、当、当”地冲进来，他脚抬得格外的高，然后狠狠地往下跺，好像土地爷是他前世的冤家。手里握着从客户那里返回的图纸，满脸的怒气，扯着嗓子就一声：“黑锅！” Summy 停下来，胆怯地回过头。Jack 却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 Summy 桌旁，把手里的图纸使劲地往桌子上一甩，骂道：“鸡蛋糕。”转身走了。

Summy 的笑容还没开完就凝固，他拿起那张图纸，默默地奔车间走去。

这个公司骂人用“鸡蛋糕”，有的公司用“臭鸡蛋”。真的不懂他们怎么和鸡蛋这么有缘分。

“铃、铃……”做工的铃声响了，伴随铃声进来的

一定是马来人 Naji。异艳私下里叫他踩点先生，晃晃悠悠，慢慢吞吞，好像这个竞争的世界与他无缘。

异艳今天把门口看得特别的紧，她的两只眼睛像台摄影机牢牢地钉在门框上。等铃声停了，异艳又转过头，再一次确定那个人——她诅咒的那个人还没到。这可是异艳来这个公司的头一次，难道昨天晚上的诅咒真的奏效了？记得汇云不止一次地向她打保票：“包准，一百 percent 准。”

自从来新加坡，异艳相信世界上有鬼，有灵魂的存在，所以她相信诅咒的力量。

其实，不管你怎样相信诅咒的力量，人都是在能力达不到的时候才去诅咒。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结尾的：孩子得了绝症，妈妈跪在医生面前：“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医生同情地望着这位母亲：“所有的抢救措施都用上了，现在我们医生和你一样，只能祈祷。”当你希望一件事变得好，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祈祷；同样的，当你希望害你的人受到惩罚，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诅咒。

异艳的确无能为力，那个人是她的上司，是老板娘





的叔叔的弟妹的什么什么，他中等身材，一米七十二，也可以说一米七十四（从左脚量一米七十二，从右脚量一米七十四），在小字辈面前，他挺起胸脯，右腿站直，左脚尖着地，两只手背在后面；在老板娘面前，他左脚踏着地，右腿弯曲，比先前缩回了一截。

他是活版的变形金刚。

他叫王广财，大家都叫他阿财。异艳认为一个人的名字要是沾上“金”啊“财”啊，他的长辈一定是即贫穷又没文化。反正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都那么不顺眼，就连他周围的空气都缺氧。

异艳和他打第一照面，就失败了，失败得一塌糊涂。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异艳刚把车间的电梯门关上，门又被按开了。阿财抱着两个大箱子，弯着腰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了，汗水顺着两个太阳穴往下淌。异艳心想：表现的机会来了。“阿财，我来帮你拿一个。”“不用了，不要费你的力气了。”“不用客气了。”异艳抱起上面的那个箱子，跟着阿财进了办公室，阿财把箱子往自己的办公桌上一放。“这个放在哪里？”异艳笑着问。“放在旁边喽。”阿财满脸的怒气，异艳愣住了，好像被莫